

柳宗元哲学著作注释

范 阳 主编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2 021 6713 6

柳宗元哲学著作注译

范 阳 王青山 注译
王应常 王逢文 岑贤安

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柳宗元哲学著作注译

范 阳 主 编

☆

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右江日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17.25印张 插页2 401千字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750册

书号：2113·32 定价：3.10元

前 言

我国唐代中叶的柳宗元(公元七七三——八一九年)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、文学家和政治家。他祖籍河东(今山西省永济县),出生在长安,死在广西柳州。公元八〇五年,唐顺宗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,柳宗元被贬为湖南永州司马,八一五年改贬为柳州刺史。他在柳州任职四年零五个月,为人民兴利除弊,做了不少好事,史称柳柳州。

柳宗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他在世时极力排斥六朝以来华靡雕琢的文风,提倡秦汉文章朴质流畅的传统,是“古文运动”的积极倡导者,与韩愈齐名,被历代尊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柳宗元在文学方面的成就,历史早已定论,毋庸赘议。但是,关于他的哲学思想方面的重要成就,在唐代以后的漫长岁月中,却被人们忽视,长期蒙尘,几乎被历史湮没了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开始得到学术界的重视,出现了一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,进行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的好文章。为了促进柳宗元哲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,将柳宗元的有关哲学著作,比较完整地收集起来,汇为一书,加以注释和今译,以利于研究者和评论者检阅,实属必要。本书正是本着这个要旨编撰的。

本书所收集的柳宗元哲学著作,大部分是他关于自然观方面的论著,也有一些体现了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、战斗的无神论思想、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。现将它们的内容分别简述如下:

11-16

(一)关于“元气”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。这方面的思想，集中表现在《天对》、《天说》、《时令论》、《断刑论》、《蜡说》、《非国语》等一系列文章中。柳宗元指出：复杂、丰富、多变的世界，物质性的“元气”才是唯一的存在物。（“庞昧革化，惟元气存。”《天对》）；“元气”本身在空间上是无限的（“无中无旁”，“东西南北，其极无方。”《天对》），同时，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，（“当焉为明，不逮为晦。度引久穷，不可以里。”《天对》）。总观柳宗元的自然观，显然是把“元气”看作唯一的客观存在，是宇宙统一的物质基础。

(二)关于“元气自动”的朴素辩证法思想。这方面的思想，主要表现在《三川震》、《天对》等文章中。柳宗元认为，以原始物质“元气”为基础的天地万物，不仅是客观独立存在的，而且按照自身的自然规律在运动（“合焉者三，一以统同；吁炎吹冷，交错而功。”《天对》）。他在《三川震》一文中说：“自动自休，自峙自流，是恶乎与我谋？自斗自竭，自崩自缺，是恶乎为我设？”这四对“自”的范畴，虽然还没有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科学的概括，带有朴素的直观的性质，但却已天才地猜测到，事物发展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。

(三)关于“天人不相预”的无神论思想。一部《非国语》六十七篇中，几乎有半数用来阐明他的无神论思想。另外，还表现在《天说》、《天对》、《天爵论》、《时令论》、《断刑论》、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等文章中。在这个方面，柳宗元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，这就是用“元气”否定“天命”，用“人”打击“神”。他说：“天地，大果蓏也；元气，大痈痔也；阴阳，大草木也，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？功者自功，祸者自祸，欲望其赏罚者大谬；呼而怨，欲望其哀且仁者，愈大谬矣。”（《天说》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超越自然界之上的“天命”、“天意”的存在。他还进一步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性质上的不同，而且依据大量的社会历史现象指出神学天命论的根源之一，在于“力足者取乎人，力不足者取乎神”（《非国语·神降于莘》）。

(四)关于顺乎“势”的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观。这方面的思想，主要表现在《封建论》、《六逆论》、《贞符》、《答元饶州论政理书》，以及《非国语》的一些篇章中。在《封建论》中，柳宗元在解释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时，提出“势”这一范畴，以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性。他说：“自天子至于里胥，其德在人者，死必求其嗣而奉之。故封建非圣人意也，势也。”“非不欲去之也，势不可也。”（《封建论》）他已经初步看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，是由于“势”即客观必然性、规律性在起支配作用。

此外，在本书中，我们还收录了柳宗元与寺庙、高僧唱和的一些文章，从中固然可以窥视他的哲学思想的轨迹，毋庸讳言，也包含着一些糟粕。尤其是当柳宗元论述宗教、灵魂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时，表露了某些历史唯心主义的呓语。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，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。

和马克思以前所有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，由于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的限制，柳宗元不可能脱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。但是，我们如果抓住柳宗元的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及其种种失言，借以否定他的“元气”一元论的自然观，进而否定他属于唯物主义阵营，那就未必是公正和恰当的。

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一个丰富复杂、多样性统一的整体。我们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整体，而是执其一端，定为“主导方面”，难免就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。近年，有的同志对《柳宗元集》作了统计，发现涉及佛教、佛学、佛寺以及和尚的碑铭诗文篇幅较多，约占《全集》的十分之一左右。这种量的分析有其好处，可以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，但如果由此再前进一步，据以判定柳宗元基本上是个佛学唯心论者，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量的分析需要与质的分析相结合，即通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。数量的多少并不完全反映事物的本质。柳宗元谈佛的文章较多的原因，固然与他贬谪外地、郁闷不得志有关，但这并不是事情的本质。从他的文章中透

露的实质性的思想,是认为佛学“往往与易、论语合”,因此可以“咸伸其所长,而黜其奇斜”(《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》),即经过儒学的改造,可以为唐王朝的统治服务。对于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著作,如果单单收集他们的错误言论的数量,而不探索和把握他们的思想本质,那么我国哲学史上所有重要的唯物论哲学家几乎都可以否定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关于研究过去哲学家的思想,要从“粪堆里找珍珠”的观点,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哲学家也是适合的。

我们今天探索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实质,当然不是为了“发思古之幽情”,而是为了总结我们民族理论思维的经验(包括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在内),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,使之和我们民族理论思维的特点相结合,达到中国化的目的。当前,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,批判地继承我国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进步思想,是提高全民族精神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。

目 录

贞 符并序	(1)
牛 赋	(20)
愈膏肓疾赋	(23)
封 建 论	(31)
四 维 论	(48)
天 爵 论	(51)
时令论上	(55)
时令论下	(62)
断刑论下	(66)
六 逆 论	(72)
桐叶封弟辩	(78)
论语辩二篇	(81)
龙安海禅师碑	(86)
天 对	(93)
晋 问	(173)
天 说	(203)
捕蛇者说	(208)
腊 说	(214)
观八骏图说	(219)
种树郭橐驼传	(223)
梓 人 传	(229)
骂尸虫文并序	(240)

三 戒并序·····	(248)
送薛存义之任序·····	(255)
送易师杨君序·····	(258)
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·····	(262)
送僧浩初序·····	(267)
送琛上人南游序·····	(272)
全义县复北门记·····	(276)
永州龙兴寺息壤记·····	(279)
与韩愈论史官书·····	(282)
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·····	(290)
答刘禹锡天论书·····	(296)
答元饶州论春秋书·····	(302)
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·····	(310)
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·····	(317)
答元饶州论政理书·····	(322)
答周君巢餌药久寿书·····	(331)
与李睦州论服气书·····	(336)
与杨海之第二书·····	(346)
答韦中立论师道书·····	(369)
非国语序·····	(380)
非国语上·····	(382)
天 谗·····	(382)
不 藉·····	(384)
三 川 灾·····	(387)
料 民·····	(391)
神降于莘·····	(394)
聘 鲁·····	(398)
叔孙侨如·····	(400)

鄢 至	(403)
柯陵之会	(407)
晋 孙 周	(411)
谷 洛 斗	(414)
大 钱	(416)
无 射	(419)
律	(422)
城 成 周	(426)
问 战	(428)
跻 僖 公	(431)
莒 孙	(433)
仲 孙 它	(436)
黜 羊	(437)
骨节专车 措矢	(439)
轻 币	(442)
卜	(445)
郭 深	(447)
公子申生	(448)
狐 突	(449)
虢 梦	(452)
童 谣	(454)
宰 周 公	(455)
苟 忌	(458)
非国语下	(463)
孫 偃	(463)
與 人 誦	(465)
葬 恭 世子	(467)
杀 里 克	(469)
莒 晋 侯	(470)
庆 郑	(474)

乞食于野人·····	(475)
怀 藏·····	(477)
筮·····	(478)
董 因·····	(480)
命 官·····	(482)
仓 葛·····	(484)
观 状·····	(486)
救 仇·····	(487)
赵 宣 子·····	(489)
伐 宋·····	(491)
狙 鹿·····	(493)
祈 死·····	(495)
长 鱼 娇·····	(496)
戮 仆·····	(498)
叔 鱼 生·····	(500)
逐 来 盂·····	(502)
新 声·····	(504)
射 鸱·····	(505)
赵 文 子·····	(507)
匡 和·····	(508)
黄 熊·····	(510)
韩宣子忧贫·····	(511)
国 鼓·····	(513)
具 教·····	(515)
董 安 子·····	(517)
祝 融·····	(519)
褒 神·····	(521)
嗜 芟·····	(524)
祀·····	(526)
左史倚相·····	(527)

伍 员.....	(530)
跋.....	(532)
附录 柳宗元哲学思想研究概述.....	(534)
后记	(542)

贞符并序

【提要】

本篇题为《贞符》，意即真正的符命，主要阐述帝王受命于“生人之意”的观点。

柳宗元认为，帝王真正的受命之符是仁德，是生人之意，而不是天命。他批驳了董仲舒等人“推古瑞物以配受命”的说法，用“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；休符不于祥，于其仁”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代替了唯心主义的“天人感应”论。同时，柳宗元还根据历史事实，说明未有丧仁而久、恃祥而寿的道理，要求帝王思德求仁，争取人心，指出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。这表明，柳宗元已初步地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作用。

但是，本篇旨在论证和维护唐朝的封建统治，因而不可能更深入地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和规律。文中过份地颂扬唐朝皇帝的功德，对隋末农民起义所采取的态度也是错误的。

负罪臣宗元惶恐言^[1]：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^[2]：“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^[3]，诚然非耶？”臣曰：“非也。何独仲舒尔。自司马相如、刘向、扬雄、班彪、彪子固^[4]，皆沿袭嗤嗤^[5]，推古瑞物以配受命^[6]。其言类淫巫瞽史^[7]，诳乱后代，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^[8]，显至德，扬大功，甚失厥趣^[9]。”

臣为尚书郎时^[10]，尝著《贞符》，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^[11]，累积厚久，宜享年无极之义，本末闳阔^[12]。会贬逐中辍^[13]，不克备究^[14]。武陵即叩头邀臣：“此大事，不宜以辱故休缺^[15]，使圣王之典不立^[16]，无以抑诡类，拔正道^[17]，表核万代^[18]。”臣不胜奋激，即具为书^[19]。念终泯没蛮夷^[20]，不闻于时，独不为也^[21]；苟一明大道^[22]，施于人世，死无所憾^[23]，用是自决^[24]。

臣宗元稽首拜手以闻^[25]。曰：

孰称古初朴蒙空侗而无争^[26]，厥流以讹，越乃奋斂斗怒振动^[27]，专肆为淫威？曰：是不知道。惟人之初，总总而生^[28]，林林而群^[29]。雪霜风雨雷电暴其外，于是乃知架巢空穴，挽草木^[30]，取皮革；饥渴牝牡之欲驱其内，于是乃知噬禽兽^[31]，咀果谷，合偶而居。交焉而争，睽焉而斗^[32]。力大者搏，齿利者齧^[33]，爪刚者决^[34]，群众者轧，兵良者杀。披披藉藉^[35]，草野涂血。然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，往往为曹于险阻^[36]，用号令起^[37]，而君臣什伍之法立^[38]。德绍者嗣^[39]，道怠者夺。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^[40]，游其兵车，交贯乎其内，一统类，齐制量，然犹大公之道不克建。于是有圣人焉曰尧^[41]，置州牧四岳^[42]，持而纲之，立有德有功有能者，参而维之，运臂率指，屈伸把握，莫不统率。尧年老，举圣人而禅焉^[43]，大公乃克建。由是观之，厥初罔匪极乱^[44]，而后稍可为也。非德不树，故仲尼叙《书》^[45]：于尧曰“克明俊德”^[46]；于舜曰“浚哲文明”^[47]；于禹曰“文命祗承于帝”^[48]；于汤曰“克宽克仁，彰信兆民”^[49]；于武王曰“有道曾孙”^[50]。稽揆典誓^[51]，贞

哉！惟兹德实受命之符，以奠永祀^[52]。

后之妖淫翳昏好怪之徒^[53]，乃始陈大电、大虹、玄鸟、巨迹、白狼、白鱼、流火之乌以为符^[54]。斯皆诡譎阔诞，其可羞也，而莫知本于厥贞。汉用大度^[55]，克怀于有氓^[56]，登贤庸能^[57]，濯痍煦寒^[58]，以瘳以熙^[59]，兹其为符也。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^[60]，上引天光^[61]，推类号休^[62]，用夸诬于无知之氓。增以驺虞神鼎^[63]，胁驱纵臾^[64]，俾东之泰山石闾^[65]，作大号^[66]，谓之封禅^[67]，皆《尚书》所无有。莽述承效^[68]，卒奋鸷逆^[69]。其后有贤帝曰光武^[70]，克绥天下^[71]，复承旧物，犹崇赤伏^[72]，以祐厥德^[73]。魏、晋而下，龙乱钩裂^[74]，厥符不贞，邦用不靖，亦罔克久，驳乎无以议为也。积大乱至于隋氏^[75]，环四海以为鼎^[76]，跨九垓以为炉^[77]，爨以毒燎^[78]，煽以虐焰，其人沸涌灼烂，号呼腾蹈，莫有救止。

于是大圣乃起^[79]，丕降霖雨^[80]，浚涤荡沃^[81]，蒸为清氛^[82]，疏为泠风^[83]。人乃漻然休然^[84]，相睎以生^[85]，相持以成，相弥以宁^[86]。琢斲屠剔、膏流节离之祸不作^[87]，而人乃克完平舒愉，尸其饥肤^[88]，以达于夷途。焚圻抵埒、奔走转死之害不起^[89]，而人乃克鳩类集族^[90]，歌舞悦悵^[91]，用祗于元德^[92]。徒奋袒呼，犒迎义旅，譟动六合^[93]，至于麾下^[94]。大盗豪据^[95]，阻命遏德，义威殄戮^[96]，咸坠厥绪^[97]，无刘于虐^[98]。人乃并受休嘉，去隋氏，克归于唐，踴躍讴歌^[99]，灏灏和宁。帝庸威栗^[100]，惟人之为。敬奠厥赋^[101]，积藏于下，是谓丰国。乡为义廩^[102]，敛发谨饬，岁丁大侵^[103]，人以有年。简于厥刑，不残而惩，是谓严威。

小属而支^[104]，大生而擎^[105]，恺悌祗敬，用底于治^[106]。凡其所欲，不謁而获；凡其所恶，不祈而息。四夷稽服^[107]，不作兵革^[108]，不竭货力。丕扬于后嗣，用垂于帝式^[109]。十圣济厥治^[110]，孝仁平宽，惟祖之则^[111]。泽久而逾深，仁增而益高。人之戴唐，永永无穷。是故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；休符不于祥，于其仁。惟人之仁，匪祥于天；匪祥于天，兹惟贞符哉！未有丧仁而久者也，未有恃祥而寿者也。商之王以桑谷昌^[112]，以雉雒大^[113]，宋之君以法星寿^[114]；郑以龙衰^[115]，鲁以麟弱^[116]，白雉亡汉^[117]，黄犀死莽^[118]，恶在其为符也？不胜唐德之代，光绍明浚，深鸿庥大^[119]，保人斯无疆^[120]。宜荐于郊庙^[121]，文之雅诗，祗告于德之休。

帝曰：“湛哉^[122]！”乃黜休祥之奏，究贞符之奥，思德之所未大，求仁之所未备，以极于邦治，以敬于人事。

其诗曰：於穆敬德^[123]，黎人皇之。惟贞厥符，浩浩将之^[124]。仁雨于肤，刃莫毕屠。泽燠于鬯，濡炎于漉^[125]。殄厥凶德，乃驱乃夷；懿其休风^[126]，是煦是吹。父子熙熙，相宁以嬉。赋彻而藏^[127]，厚我糗粢^[128]。刑轻以清，我肌靡伤^[129]。贻我子孙，百代是康。十圣嗣于治，仁后之子^[130]。子思孝父，易患于已。拱之戴之，神具尔宜。载扬于雅，承天之嘏^[131]。天之诚神，宜鉴于仁。神之曷依^[132]？宜仁之归。濮沿于北，祝栗于南^[133]。幅员西东^[134]，只一乃心。祝唐之纪，后天罔坠。祝皇之寿，与地咸久。曷徒祝之，心诚笃之。神协人同，道以告之。俾弥亿万年，不震不危。我代之延，永永毗之^[135]。仁增以崇，

曷不尔思？有号于天，金田呜呼^[184]！咨尔皇灵^[187]，无替厥符^[188]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负罪臣：柳宗元自称。他当时因参加王叔文集团搞永贞革新失败，已被贬逐永州，故自称“负罪臣”。

〔2〕流人：被贬逐流放的人。吴武陵：唐朝信州（今江西上饶）人，元和二年（公元八〇七年）登进士第，次年坐事被流放永州。

〔3〕董仲舒：西汉广川（今河北景县）人，曾任博士官、江都相、胶西王相，儒学大师，著有《春秋繁露》一书，主张“天人感应”之说。对三代受命之符：汉武帝于建元元年（公元前一四〇年），下诏选举“贤良之士”。董仲舒应诏对策，提出了君权天授、三代帝王受命于天的符命之说。三代，指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。

〔4〕司马相如：字长卿，西汉蜀郡成都人，文学家，曾任武骑常侍，著有《封禅书》，认为帝王受命于天，天使某姓为王，必示珍符。刘向：字子政，西汉沛（今江苏沛县）人，学者，曾任谏议大夫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他常以阴阳灾异论政进谏，认为祥瑞多，国家就安宁，灾异多，国家就危难，这是天地常经、古今通义。他的《洪范五行传》宣扬春秋以后的符瑞灾异。扬雄：字子云，西汉末年蜀郡成都人，学者、辞赋家，王莽时曾作大夫，著有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等。他的《剧秦美新》认为王莽受命于天，应该当皇帝，美化王莽新朝。班彪：字叔皮，东汉扶风安陵（今陕西咸阳东北）人，史学家，著有《王命论》，认为王者兴祚，稟于天意，汉德承尧，有灵命之